

彭启羽 著

这一切我都做得有条不紊，按步就班，像一名训练有素的仆人。
步履，花样的妖娆物样的柔。
是我你这个当群众的发挥一下主观能动性了？

猛地俯下身子，膝
猛地拉了个铁制铁床，在她的身上趴起了。

她的鼻子朝天，瞪着我不屑地说：“公共场合这样

会鄙视她而是
平，很感动，并化感动为力量，搂住我便亲了上来。
飞到了床下。

她的身体的

你才12岁吧？”

一个读职校长的自白

所谓校长

图解：马面狼心

新疆人民出版社
LANGXIANGBAOGAO
狼相报告



一个 读职校长的 自白

彭启羽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一个读职校长的自白

责任编辑:丁璇

装帧设计: 德泰工作室

策划监制: 弘扬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狼相报告/彭启羽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7

ISBN 7-228-07309-6

I.狼… II.彭…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3992 号

狼相报告

彭启羽 著

※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成都海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3.5

插页:4 字数:240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2 版

2005 年 5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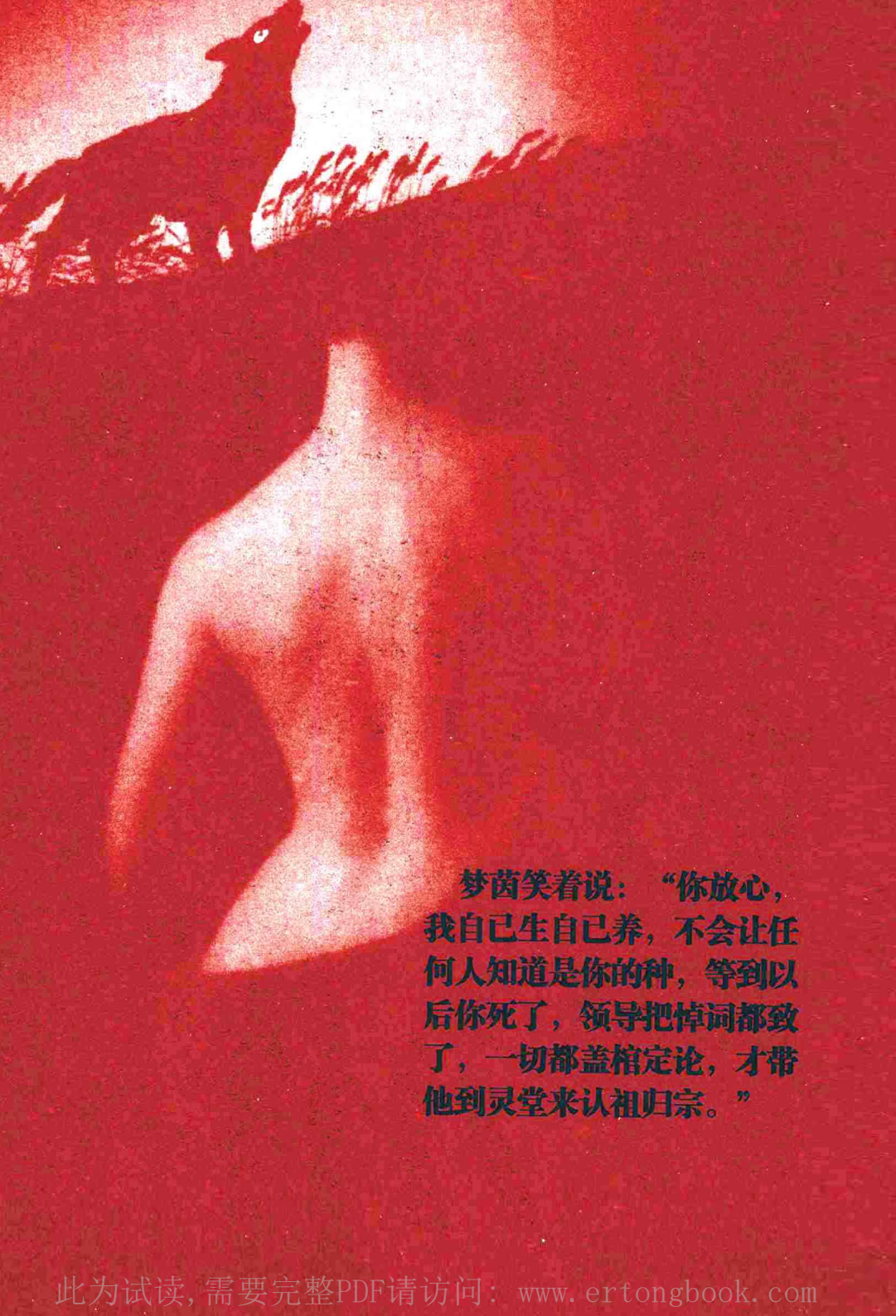
※

ISBN 7-228-07309-6

I·2609 定价:23.80 元

一个读职校长的 的自白

继《所谓教授》后，
又一部揭开校园“圣
地”不良风气
的长篇力作



梦茵笑着说：“你放心，我自己生自己养，不会让任何人知道是你的种，等到以后你死了，领导把悼词都致了，一切都盖棺定论，才带他到灵堂来认祖归宗。”

“我还没醉，还可以这样再干两瓶。”我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说。

她就哼一声：“嗯——”扭动着身子：“扶我到床上去，我想躺一会。”

“yes!”我就扶起她走进旁边的小房间，打开灯，把她放在床上，为她脱掉鞋子，这一切我都做得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像一名训练有素的作人

她平躺在床上，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静幽幽地把我盯着，眼波流，作带羞，花样的妖娆诱人的景。

我想，下一步是不是该我这个当群众的发挥一下主观能动性了？

还没等我理清头绪，岳梦兰的两条手臂就直直的向我举起，我便先师自通地俯下身子，卧

我说别忙，等一下。

于就被她双手紧紧地勾住，一用力，我被她拉了个横的抱紧，在她的身上卧起了。

那步履艰难地走过来，把一颗拳着大的鼻子朝天，对着我不屑地说：“公共场合这样

她松开手

我坐正身子，把脚下

LANGXIANGBAOGAO

狼相报告

有副 而是

化感动为力量，搂住我便亲了上来。

接下来我的衣服她的衣服以

随后，我便热血沸腾，雄风浩荡，不顾一切地压上

时候，我说：“乖乖，我终于进到你里面了，你记得吗？当年我教你的时候，你才12岁吧？”

岳梦兰动了一动说：“你这叫老牛吃嫩草！”

“什么嫩草？你那时连苞苴儿还没开哩！”

“现在，你不是开了吗？”

是啊！这真叫‘肉中有肉阴包阳’啊！”

岳梦兰说：“你真好，连做爱都有这么多好词儿！”

我说：“还有更好的呢？”便在她耳边亲昵地说：“乖乖，使劲吧，你现在正在×你老师！”

招呼客人的侍应见我们过去，连忙满面春风地迎上来：“先生来了？请问几位？”

我说你们老板在哪里？

为是日本大相扑运动员

侍应一怔：“干什么？”

“我们是跑中的，找你们老板有点事情。”

大吼大叫？还有没有文化？”

侍应下意识地扭头看了一眼：“老板不在。”转身走了。

我不相信开张第一天老板会不在，就跑进去叫到一位跑堂的小妹，小妹先是不知所措地

四下张望，最后什么也没说低着头迅速离开。

我又接连问了几个人，有的回答不在，有的干脆不吭声，对我们不理不睬。

我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再遭到这些人的凉拌冷泡，愈火噌地一下子冒起来，走到门口

离开嗓子大声叫唤：“这里哪个是老板？老板在哪里？……”

里外所有的食客都停下来，皱眉惊眼的看着我。

我继续放开嗓子喊，就不信把他龟儿子叫不出来！

果然很快，不知道从哪个岔儿一摆一摆地走出一大汉子，年纪不大，不过三十出头，却

肥得像一条混合饲料加激素喂出来的良种猪，光着上身，腆着水缸大的啤酒肚，乍一看还以

一个读职校长的自白

所谓校长

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这幅标语很快就因为它强烈的

，成为家

的

新闻，佳禾也立刻成为全

最高的县份之一。现在想来，几年前我说过的那番话，就与

之妙，我跟佳禾

略同

的

人把这番话像捅漏子

起码也会同佳

比县长一样，

《中国名人大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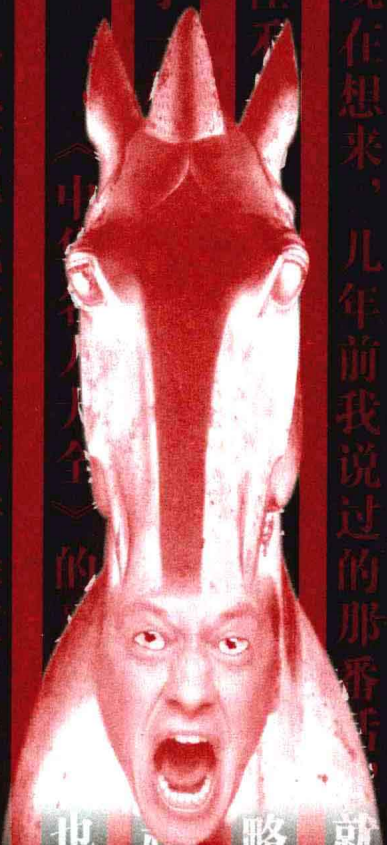
也许是我这番

；也许是有人巴不得我这样做，好躲在一旁看我的，等

跟斗栽到底；当然也不

有人跟我一样，不想再这样

地



解到一人、事、食、次、且、至、公、的、良、也

谨以此书

警世那些干正事、好事不在状态，而干私事、坏事却精神“倍儿棒”的人们。

——作者



楔子

外地人把傻瓜简称“傻”，抓住前半截不放；成都人把傻瓜简称“瓜”，逮着后半截不松手。成都人喜欢把傻孩子叫瓜娃子，傻女子叫瓜婆娘，傻乎乎叫瓜兮兮，这叫法跟普通白话相比孰优孰劣暂且不表，我要说的是，我这个大傻瓜蛋，大瓜娃子被彻底打懵打晕，将一世英名付之东流，半身努力化为泡影，自己将自己完全弄下课的那件事。让读者们看看我到底是傻还是瓜，还是又傻又瓜，傻得可怜还是瓜得可悲。

2004年初夏的一个上午，十时左右，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向我们成都市跑马街中学，当那些救护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进学校，那些声声不息的好像是在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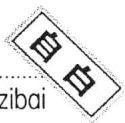
救命，又像是骂娘的警笛声，如同一把把锋利的钢刀在我心脏上乱捅乱刺，痛得我死去活来。我呆呆地站在办公室楼外面的台阶上，望着眼前这一场如同发生了七级地震一般的混乱与惊恐，心里好久都只能默默地重复着一句话：“这是怎么搞的？这是怎么搞的……”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上午第二节课才刚刚开始，我一个人在办公室翻当天的报纸，看看又有没有哪个倒霉蛋工作不在状态，被领导或者记者逮住。岳梦茵用手机打来电话，说老家有人捎来只狗腿，在四哥那里，晚上如果没有饭局就将它弄好送过去，问我是清蒸还是红烧？

岳梦茵说的“送过去”这话只有我们两个才懂，送过去就是送到我们在抚琴的那个秘密香巢去，那是我金屋藏娇的行宫。一只狗腿，二两增粗延时的“精力棒”酒，吃他个雄风浩荡酷毙帅呆。

快一年了，我和岳梦茵都处在一种畸形怪异的关系中，别说外人看不懂，就是我们自己也搞不明白，一方面，我对她烦得要死，差不多已经把她视为一个甩不掉的包袱，而她对我的心思也知道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另一方面，我们还是三天两头地在一起约会，一起吃吃喝喝，一起上床做爱，做得如火如荼，轰轰烈烈。

拿着电话还没来得及想好倒底狗腿是清蒸好还是红烧对，周副校长和另外两个老师就气极败坏地一头撞进来。



“方校长，坏了坏了，出事了……”

一怔，看样子就知道事情肯定不小：“什么事？”我连忙问。

周副校长已经急得脸青面黑嘴巴皮焦乌，抖抖战战说不出句囫囵话，还是旁边的老师抢着把事情说透彻：就在第一节课刚刚下课之时，学校不少教室就开始接二连三出现学生中毒现象，有的上头吐，有的下头拉，有的捧着肚子痛得满地打滚，哦哟连天地叫得地动山摇。

我吃惊得一下从大板椅上蹦起来：“这是为什么？不会是疯牛病，禽流感跑来了……”

周副校长说不知道，可能，可能是中毒了！集体食物中毒！已经有上百个学生在叫唤。

食物中毒？！

上百个学生？！

这消息如同一闷棒重重地打在我的脑袋上，让我完全傻了眼。难怪我这两天眼皮子老是没头没脑地乱跳，心头也莫名其妙地一阵阵发慌，就估计要出点什么事，做梦都没有想到，竟然发生的是这种把人三魂都要骇掉两魂半的重大事件，发生得竟然如此的快，如此地迅速，让人都回不过神。

周副校长结结巴巴地问我怎么办？

还能够怎么办？赶快送医院啦！快打 120，让他们开车来救人！

办公室小王跑进来，听见叫打 120，便结结巴巴地说：

“这样的话，事情，可，可就闹大了，影响，影响怎么办……”

我急得两条腿跳起老高：“都什么形势了，没长眼睛也得长心眼，还想捂，捂得住吗？赶快救人要紧，搞慢了，要是真的弄起几个摆起，莫说公安局，就是那些学生家长都会把我们撕成碎片！”

小王连忙拨电话，急吼吼地冲着话筒喂喂喂地拼命叫。

我不顾一切地分开众人往外冲，刚冲出办公楼，又有几个老师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过来，一见我就方校长方校长地惊叫唤。我也冲着他们叫过去：“还往哪儿跑！赶快组织人，把中毒的同学弄下来，在外面操场里等救护车！”

这时全校上下已经乱成一锅粥，中了毒的捧着肚子又哭又喊，没中毒的楼上楼下到处乱窜，不知道跑些什么。直到我喊把中毒的同学弄下来，大家才在老师的带领下抬的抬，背的背，扶的扶，搀的搀，把中毒的同学往外面操场上转移。

救护车很快就来了，一辆接一辆，呜哩哇啦活像催命拿魂的恶鬼，叫得人心惊肉跳。

紧接着，各家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扛着长枪短炮一窝蜂地往学校里面涌，跟去抗洪抢险一样奋不顾身。

再接着就是闻迅赶来呼天抢地，哭儿叫娘的家长们。

小王急吼吼地问我怎么办？我问什么怎么办？他说那些学生家长要进来了，我说他们的娃儿在里面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还不该进来？

其实，没等我叫放行，那些学生家长就已经哭儿叫崽地里涌来，大概因为上班时间，最先跑到学校来的都是些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他们在楼上楼下到处呼喊寻找孩子，找着了就抱着奄奄一息的孙子孙女哭得昏天黑地，那些没有中毒的学生也惊咋咋地叫着到处找爷爷奶奶，找到了也一样抱头痛嚎，哭声惊天动地。

我直愣愣地站在那里，头脑一片空白，五脏六腑都被掏空。

突然，我看见不远处苏大爷发疯般地揪着岳梦茵的胸襟拼命推搡，拼命嚎叫。我想也没想就冲了过去。

苏大爷的孙女苏小娟是我们学校高二级的学生，早在初中时就是学校品学皆优尖子生，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年级的前几名，且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她的小提琴和书法都在市里多次得奖，初中时还在电视剧《泪飞红尘》中扮演个一位重要角色，是跑中的骄傲，她的那些剧照曾很长时间内张贴在学校的宣传栏内。考高中时，她本来准备报考更好的学校，是我们通过种种努力，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才将她留下来。

跑过去低头一看，苏小娟正闭着眼睛躺在两个女同学的怀抱里，我蹲下去轻轻地叫了几声，苏小娟没有任何反应，她已经昏迷过去。

苏大爷还揪着岳梦茵歇斯底里的嚎叫：“你们还我的孙女！你们还我的孙女……”

我站起来，对着悲愤欲绝的苏大爷，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才好？我只是下意识地伸手拉住苏大爷：“苏大爷，苏大爷……”

“方校长，我的孙女啊……”苏大爷拉住我嚎啕大哭。

我冲着岳梦茵大声叫道：“快去叫人先把苏小娟抬上救护车！”

岳梦茵转身跑了，很快领着两位抬担架的冲过来，迅速将苏小娟抱上担架抬走。

“小娟……”苏大爷伸出手冲着远去的担架悲怆一叫，身子软倒在地上。

我才记起苏大爷有严重的心脏病，那一年苏小娟参加市里组织的小提琴比赛的决赛，他家里的人都不让他去看，担心他一时激动出现危险。今天出现这样的事情，老人家身体还承受得了？一想到这，我顿时魂飞魄散。然而，就在我的魂要飞未飞，魄要散未散之时，几个已经半疯狂的大爷大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四面八方飞赴过来。当时现场十分混乱，甚嚣尘上，我又处在魂飞魄散的崩溃边缘，所以只听见他们尖声惊气地在叫喊，却没听清楚他们嘴里叫的是什麼？只看见他们对我出手，却没看清楚是拳是掌还是爪，我下意识地将脖子一缩，还没来得及出手自救，先是脸上重重地挨了一下，等我终于举起双手抱住脑袋时，头上背上腿上脚上拳头巴掌暴风骤雨般地袭来。我眼前突然一黑，一头栽倒在地，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已是两个钟头之后。

我转动眼珠看了看，老婆就坐在病床边，哭得眼睛都红肿成两只水蜜桃。我醒来时她已经没哭了，哭过了，只是用眼睛告诉我她曾经哭过。

我绿眉绿眼地把老婆盯着，老婆也红肿胀肿地把我望着，流泪眼对伤心人，都没说话，找不到该说什么。

我把手轻轻地伸下去，在大腿上狠狠地一掐：痛。

多希望今天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场梦！一场恶梦，一场把人吓得心惊肉跳，冷汗横流的恶梦。只要是梦，只要一切都已经过去，只要现实中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哪怕我在梦中被活活吓死，也心甘情愿，毫无怨言。

然而，这一切虽然是那么的不真实，那么的飘浮不定，那么的不可捉摸，但却实实在在是真的，像玉垒山上的云，像府南河中的水。

老婆告诉我，医生说我没什么毛病，一时急火攻心，歇一会就好。

我才回想起来，我是在受到几个大爷大妈的攻击时突然昏倒的，但我绝对不是被他们打昏的，别说这些大爷大妈没那么大的力气，就是有，当然他们自己都急得要死要活脚颤手软，打在我身上也根本没有什么力度，所以我醒过来后，除了脸上最先被打击的那个地方还有点痛疼感外，身上其它地方根本就没有任何感觉，老婆和医生说得正确，我是一时

急火攻心，被自己的惊恐和悲伤击倒的。

我吃力地坐起来，老婆关切地说别忙动，医生说还要休息。

我喘了喘气，低声地问：“苏大爷，怎么样了？”

老婆一愣：“哪个苏大爷？”

这才想起老婆并不认识苏大爷，便挣扎着要起身。老婆按住我，叫我别动。我气愤地说我要去看苏大爷！老婆就赶紧说：“你等等，我去把小王叫来。”

老婆出去很快就把小王给叫进来。我问小王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小王说学校有十几个老师都挨了打，但都不严重。我立刻打断他说我问的是学生。小王说医院里没那么多的床位，许多人都躺在走道的地板上，几个医院一共住了三百多个。

三百多个。心里默默重复一句，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我问苏大爷呢？小王说心肌梗塞，医生正在全力抢救。

心肌梗塞?! 心头再次一紧，硬绷成一块冰砣。我非常清楚心肌梗塞对于一位患有严重心脏病的老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苏小娟呢？”我再问。

小王心情沉重的地说，苏小娟跟另外几名同学中毒最深，现在还处在昏迷之中。

我溜下床，穿好鞋，对小王说带我去看苏大爷。

小王想说什么，欲言又止，顺从地点点头，跟着我向病房外走去，走到门前，转身对跟在屁股后头的老婆说：“回

去，我没事，我在工作。”

老婆小心翼翼地地点头。

一跨出门就看见走廊里躺满中毒的同学，一些老师和护士医生来来往往地忙碌着。没见到学生家长，估计被拦在了医院外面。

岳梦茵一见我就迎上来：“方校长。”

我看她一眼，没吭声。岳梦茵很懂事，立刻将身子闪在一旁让我过去。

一路看过去，一个病房接一个病房。同学们躺在病床上，躺在过道的地板上，每个人都打着吊针，严重的鼻子里还插着氧气管。有的闭着眼睛，有的睁着，见我过去都望着我，目光中没有丝毫的怨尤，也没有丝毫的恐惧，静静的，柔柔的，我在这静静柔柔的目光中，每走一步，心里都在滴血。

小王领着我走到重病抢救室外，轻轻敲敲门，里面一位护士开门出来问我们干什么？我连忙陪笑地问：“病人现在怎么样？”

护士问你是他的家人？我正在点头，小王抢着介绍说我是跑中的校长。

那护士一问校长二字，眼神中立刻射出两道鄙夷的目光，这目光就像两把锋利的钢刀，直插我那鲜血淋淋的心脏，使我不得不垂下眼睛，不敢正视。

护士说病人的情况非常危险，她们正在全力抢救。我望着她的脚尖说我能进去看看他吗？